



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资本论》选读

(第二版)



杨志 选编

**Selected
Readings
In *On Capital***



YZLI089014617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纪·经·济·学·系·列·教

《资本论》选读

(第二版)



YZLI0890146179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选读 (第二版) / 杨志选编. — 2 版.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1
21 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4750-5

I. ①资… II. ①杨… III. 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教材 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
IV. 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222 号

21 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资本论》选读 (第二版)
杨志 选编
Zibenlun Xuand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2 版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印 张	23.75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39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选编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能够把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科学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著作，惟有《资本论》。因此，要完整地、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就不能不学《资本论》。

《资本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把人类能够涉及的世界，统一在客观的自然物质之中；把人类生活的现实环境即社会，统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交错运动的辩证关系体系之中；把人类的经济活动，统一在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耦合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统一在历史进程中各类不同利益群体（阶级或阶层）的现实生活之中；把与人们主观世界相对应的客观物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以及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类自身，统一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变化之中。显然，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构成主客观世界的一切要素，一定都是互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人们所面对的一切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人文关系，一定都是相对的、二重的、辩证的；客观存在的一切物质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一定都是运动的、演变的、变迁的；历史上存在的一切经济形态、制度形式、人文环境、精神风貌，一定都是跨越式的、与时俱进的；一切人的活动，包括所有的阶级或阶层的社会活动、历史活动，一定都是以具体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的整合支持为基础的。因此，《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

^① 《资本论》，第一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

《资本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统一在一起，从而把马克思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统一在一起。对此，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②“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③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唯物史观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总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④

《资本论》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为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平台。第一，《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主体，以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为媒介手段，以市场机制为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以法律治理体系和信用承诺体系为市场交换的约束条件，以资本获取增殖即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表明，“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⑤这种生产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现时代，不仅没有完全消亡，相反，它依然存活 着、发展着；它既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也与它相联系。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苦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且还苦于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发展^⑥；《资本论》提供给我们 的，恰恰是科学地认识与能动地改造这种生产方式的方法。第二，由于构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是资本，所以，《资本论》实际上是一部论资本的伟大著作。在《资本论》的框架体系中，资本，不仅是一个能够增殖的价值，而且是一个能够占有、支配、索取财富的社会权利；资本增殖，不仅是一个以无限增殖为目标的连续性的客观运动过程，而且是一个取决于人格化资本或职业经理人精心经营的主观运作过程；资本及其增殖，不仅需要技术基础的不 断变革，而且也需要制度基础的不 断革命。因此，资本，既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制度的主宰，又是以“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⑦为交易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

① 《资本论》，第一卷，9～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61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4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4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⑥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⑦ 《资本论》，第一卷，20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机制的灵魂，还是以平均利润率为分配准则，同时奉行效率优先的资本分配体系的核心。显然，《资本论》对资本及其增殖所做的这些深刻分析，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却给人以启迪。第三，《资本论》还揭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这些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真实地剖析这种利益关系，是经济科学不可推卸的任务。在现实社会中，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 值得指出的是，《资本论》对这些经济关系或利益关系的阐述，从来都不是主观的、抽象的、静止的，而是客观的、具体的、在运动中把握的。例如，它把资本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置放在劳动力社会规模地成为商品的基础之上；为此，它详尽地阐述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雇佣劳动阶级形成的历史；它还详尽地阐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为人的发展，包括雇佣劳动阶级的发展提供客观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资本论》一再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② 马克思明确地说：“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③ 《资本论》对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典范。

《资本论》作为论资本的经济学著作，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经营活动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运营资本提供了有效武器。《资本论》的理论实质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说：“ $G' = G + \Delta G$ ，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④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⑤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框架中，剩余价值是资本经营活动的结果；它就是资本的增殖额 ΔG 。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关于资本增殖、实现增殖、分配增殖的理论。《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即资本的增殖过程，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亦即增殖额的生产；在这里，资本被理解为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即以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运动过程；在这里，能够增殖的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⑥；由于资本表现为一个不断改变形态且连续不断的循环或周转运动，所以，资本的运

① 《资本论》，第一卷，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资本论》，第一卷，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资本论》第一卷，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资本论》，第一卷，17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资本论》，第二卷，1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资本论》，第二卷，121~12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动速度与增殖程度之间就有了内在的相关性：年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率与年周转次数之乘积，即 $M' = m' \times n$ ，于是，“时间等于金钱也等于资本”；不仅如此，单个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还有赖于社会总产品的正常实现，于是，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便成为资本微观运作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资本的运动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或资本增殖的有效经营过程。《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总过程；在这里，任何一种形态的资本——不论是产业资本（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资本）、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不论是直接活动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职能资本，还是服务于这两个过程的非职能资本，不论是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都是一种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以及效率优先的原则，均等地占有剩余价值和经济财富的社会权利；这就是说，资本运动总过程的实质是，在市场统一规则下，按照资本实力分配剩余价值或重新配置资源与财富的再生产的过程；当然，在总过程中，资本能否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公开、公正、公平地分配，是关系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连续性经营是否能够继续的关键。由于《资本论》对资本的这些研究和描述，不是从资本经营当事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社会大多数人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因而这些研究和描述就更为深刻，也更为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它不仅强调资本增殖、实现增殖、占有增殖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即产权制度基础、市场运行方式、资本分配或重置体系，而且也强调了与这些社会条件相伴而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育或成长的实际状况。而正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才决定着企业运营资本所需要的手段和途径。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来看，三卷《资本论》对资本的论述，不仅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资本经营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涵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改革进程。

《资本论》作为坚持在发展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体系，还为我们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毫无疑问，《资本论》的独特理论价值，绝对不仅仅在于阐述了资本的增殖之道，而在于它在科学地阐述了资本存在客观必然性的同时，还实事求是地阐述了资本具有历史过渡性的趋势。这种理论特质，恰恰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资本家阶级、资本经营当事人对待资本的根本不同之处。从当前我国改革演化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够反映公有制经济关系本质的主体——公有资本。然而，如何在理论上阐释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阐述公有资本所承载的经济关系，如何阐释公有资本区别于私人资本的经济本质等，还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而《资本论》坚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即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中，把握资本的生存、成长、发展和变迁；其中，关于社会资本、联合资本、股份资本以及合作资本的论述，正好为我们今天进行公有资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直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在《资本论》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资本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借助于竞争和信用这两大杠杆而实现的资本集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大量的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直接

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①，这些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一旦进行运作，就采取了股份资本和合作资本的形式。^② 在《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中，运作股份资本的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③；“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④ 不仅如此，《资本论》还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⑤ 这里所说的对立，显然是指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基础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之间的对立。只有深刻理解这种“扬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⑥ 需要强调指出，在《资本论》观点体系中，资本的历史过渡性深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的社会化进程之中；正如马克思精辟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⑦；因此，应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变换中把握资本的历史过渡性。

200多万字的巨著《资本论》，本质上是主张变革、发展和创新的理论。《资本论》通过对自然、社会、人类、劳动、商品、货币、市场，特别是资本运动规律的揭示，深刻地向人们阐释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 显然，《资本论》所表达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急剧变化的新世纪中的一切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的基础理论，也是实实在在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把握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是《资本论》的精髓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以坚持和创新《资本论》的教学为己任。为了能够在一个学期的时间框架中，完成《资本论》三卷的教学任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从1986年就开始对《资本论》的教学工作进行积极的改革。在长达十年教学改革的基础上，

① 《资本论》，第三卷，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493~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资本论》，第三卷，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资本论》，第三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资本论》，第三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⑧ 《资本论》，第一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⑨ 《资本论》，第一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96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卫兴华教授(经济学系)、顾海良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和杨志副教授(经济学系)主持选编的校内用书《〈资本论〉选读》。该书主要是依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资本论》选编的,同时也参考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关于《资本论》节选部分的内容。《〈资本论〉选读》,由顾海良教授负责选编导论部分,杨志副教授负责选编第一卷,邱海平副教授负责选编第二卷,孟捷博士负责选编第三卷;最后,由顾海良教授对全部内容做了调整。在选编过程中,经济学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的胡钧教授、成保良教授、马健行教授和徐茂魁副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性意见。1996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本论》教学实践表明,这本《资本论》校内用书很受本校学生和其他学校学生以及学习《资本论》的读者的欢迎。

本次选编是在上述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用书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实践的角度来考虑,本次选编力图表现如下的特点。

第一,为了使学生和读者真实了解马克思观察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宽广眼界、研究和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方法、再现和驾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能力体系,本次选编坚持凸现唯物史观对《资本论》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揭示这个结构变迁规律的指导作用。为此,本次选编不仅把表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表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要素的科学规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保留下来,而且还把它们同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序言和跋,以及恩格斯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的序言放在一起,作为《〈资本论〉选读》的序论部分单独编辑。另外,为了使学生和读者原原本本地了解《资本论》的原创结构,本次选编把《资本论》三卷的篇、章目录全部列出,以便学生和读者能从这些篇和章的题目中了解《资本论》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当然,凡略选的章都用(略)字样标明。

第二,为了使学生和读者切实体会《资本论》中唯物史观、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次选编加大了对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的选编内容,其中还特别保留了关于价值本身和价值形式的两个注释,以便凸现唯物史观对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凸现科学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①,即凸现“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②的问题。为此,本次选编还尽量凸现那些与反映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劳动二重性相关的多种关于劳动的范畴,例如个体劳动和总体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结合劳动和联合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依附劳动和雇佣劳动、自主劳动和自由劳动等等,以及这些范畴所表现的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关系。不仅如此,本次选编还加大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反映价值在运动过程中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范畴和论述,其中特别加入了恩格斯为第三卷关于价值规律与利润率和交易所所写的增补内容。本次选编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和读者认识到,在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理解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

① 《资本论》,第二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资本论》,第二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①

第三，为了使学生和读者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全过程，亦即资本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以及再生产过程，本次选编不仅凸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与特征（即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借助市场运行方式）的揭示、对资本运动的时空变换与价值增殖的运行机制和环境的阐释、对各种具体形式的资本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即对资本的财富分配原则和机制的分析，而且还凸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框架范围内生产方式革命、价值革命、权能革命的论述；同时还凸现了《资本论》描述这些革命的二重方法，即：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这些革命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②；另一方面，用“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③来指明革命的性质与内容的方法。显然，这些凸现，对于我们了解《资本论》的超越时空、穿透历史的理论品质很有意义。在编辑取舍上，本次选编一方面重新选编了第一卷第四篇所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内容与过程，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第二卷中资本价值在时间和空间变换过程中如何保值和增殖的内容，特别是价值革命对资本连续性运动发生重大影响的内容，还加大了第三卷中关于资本权能体系（即资本的权力、职能与利益的综合体系）的分工与合作的论述。

第四，本次选编还坚持《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分析的层次性，凸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以及消费关系，总之利益关系的基础的观点。为此，本次选编不仅凸现雇佣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产业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凸现产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职能资产阶级和提供各种服务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整体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凸现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色，并且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分析。

第五，本次选编突出《资本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判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的方法。为此，本次选编，一方面，凸现关于“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的观点^④；另一方面，则凸现关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观点。^⑤本次选编对这二重观点的凸现，不过是为了表明唯物史观这样一个基本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⑥

① 《资本论》，第三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资本论》，第一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资本论》，第一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六，本次选编的遗憾在于：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如愿以偿地把《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的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①，以及第三卷中那些关于银行法以及实施银行法所带来的后果^②的论述选入本书。因为这些内容生动地向我们阐述，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是如何规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次选编也不可能把三卷《资本论》如何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范畴来分析和描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论述表述出来，而这些论述则能够向我们清晰地展示马克思对经济活动的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第七，在本次选编中未被节选的内容，本书则在〔 〕里标注上原著上的页码。另外，原著中所有的注释、资料、例证以及数学计算一般都没有进入本次选编的范围，除了第一卷关于价值本身和价值形式的两个小注，以及几个必须要说明的注释外。

第八，最后，我想把恩格斯这样一句话奉献给那些准备读本书的学生和读者。“对于那些不会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册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③

杨 志

2003年3月17日

① 《资本论》，第一卷，320～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619～6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资本论》，第三卷，10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序 言

《资本论》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惟一系统研究资本的理论巨著。

一、导语

(一)《资本论》是论资本的伟大著作

242.5 万字的思想巨擘《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简称《资本论》)^①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揭示以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商品货币为载体、以市场为运行机制、以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为特征的商品所有权为社会形式、以谁投资谁受益为资本财产权制度安排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经济学著作。从逻辑主体的角度看,这部巨著是马克思论资本的专著,因此将其称为《资本论》是很合适的。从马克思对他以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这部巨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志性著作,而且也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中论资本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以前,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关于资本理论的系统论述——因此只有将其称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体现其作为世界经济学说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创新的地位。

(二)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资本概念在当代遭受挑战

《资本论》问世以后,西方理论界基本把它定义为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或者关于“造反有理”的哲学。与此同时,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资本这个在现实经济生活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中文版)中的第5卷、第6卷、第7卷;其中,第5卷94万字,第6卷53.4万字,第7卷95.1万字,三卷总共242.5万字。关于《资本论》的书名,请参见孟氧著、孟小灯编:《〈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普照一切的光”却被定义为与劳动、土地、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资本理论则或者被替换为金融理论，或者被替换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要素投入模型，或者被替换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积累理论。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开始活跃与发展，特别是新制度学派、新政治经济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活跃与发展后才有所改变。1977年，英国激进政治学派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CSE）把自己的杂志《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通讯》更名为《资本与阶级》。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则以经典论文的方式，把社会资本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阿罗、索洛、斯蒂格利茨等，对社会资本理论发表了评论和看法；世界银行在1997年组织了以“社会资本理论”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发展经济学甚至把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以“制度至关重要”和“社会关系至关重要”替代“市场至关重要”的发展新思路的理论依据。1999年，美国的三位学者，即商业生态学的创立者霍肯与《倍数4》的研究者阿穆瑞和哈特共同发表了《自然资本论》一书^①，认为“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一种与传统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加工资本）相互作用，但一直没有得到资本待遇的资本形式。换句话说，到了20世纪末，西方理论界已经认识到：资本有“一种神秘性质”，即“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并且“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②。

（三）世纪之交《资本的秘密》因试图揭示资本本质而备受追捧

在上述背景下，特别是在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下——德里达：“当今的资本主义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詹姆逊：“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哈贝马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乔姆茨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2000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世纪拉丁美洲的五大改革家之一的秘鲁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南多·德·索托，出版了一本试图从经济学基本理论视角阐述资本本质的书，即《资本的秘密》，旨在揭示如下问题：（1）什么是资本？（2）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在其他地方却失败？（3）为什么资本主义“累积资本、衍生财富”的滚雪球机制在第三世界无从发挥作用？（4）如何建立一个所有权制度，能够涵盖大多数穷人的非法所有权，将穷人的资产转化成资本？^③

据说这本书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隆纳德·科斯赞扬说：它是

① 倍数4的基本含义是“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少一半”。《倍数4》是德国最著名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伍珀塔尔（Wuppertal）研究所和美国最著名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研究所，对搜集的50个资源生产率的案例加以研究并取得的经验结论。这些经验表明，如此显著的资源率的获得是有经济效益的，而实现这种资源效率的提高所遇到的障碍是通过商业经营的创新与公共政策的结合加以解决的。这个案例的核心是揭示自然资源已经资本化的事实。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 中文版的《资本的秘密》，2001年首先由台湾新潮出版社出版，笔者手中还有一个《资本的秘密》的中文版本，那就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版本。

“非常好的一本书……对于经济发展，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以主张建立“人民普财权”而著名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则认为：它“很可能点燃一场全新、有益的革命”。联合国前任秘书长裴瑞茨说：“这是一本对全世界有效的、关于变革的新提案”。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更中肯地说：“德·索托非常务实地告诉我们，‘取得真正的所有权’是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发展非常有效的方式”。^①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表扬者的高度评价，只是因为它表达了同以往西方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即资本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真正的所有权，是一种生产方式；而这种观点的实质，则向《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回归，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

（四）对资本理论进行比较只为证明经济科学也能跨越时空

在《资本论》的框架中，资本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复杂规定性的社会机体。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资本，既是一个由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经济结构，又是一个由一定人文历史背景决定的具有主观选择的制度安排；作为国民经济形态的资本，既是一个掌控社会财富运行的生产方式，又是一个推动市场化经济运行的人格化主体；作为历史长河中的特定阶段中的经济实在，资本既是自行增殖运动中客观存在的价值形式，又是人格化的资本经营家主观运作的对象。应当承认：在当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盲目飞行的终点”^③，“资本的结构性危机正自我暴露为统治的真正危机”^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还没有彻底丧失殆尽，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仍然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催动焕发。因此，从世界经济思想史与现实世界交错的视角，比较《资本论》与西方资本理论、特别是德·索托资本理论具有重要的科学启迪意义。

二、对 20 世纪 60 年代前经济思想史中资本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17 世纪中叶——19 世纪中叶的资本理论

1. 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朦胧的资本概念

（1）威廉·配第（1623—1687）：获取资本是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狂飙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他 1662 年出版的《赋税论》是近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标志。^⑤配第对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价值论、工资论、地租论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但他对资本的研究只能说仅仅达到重商主义的水平。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却能够抓住资本具有的增殖的特征，把它理解为“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⑥，同时还能从增殖的角度把“宗教信仰”等也列为资本的具体形态。这说明，配第实际上已经把资本看作一种神秘化的生产关系或生产

① 赫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台湾，新潮出版社，200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 曹荣湘：《乔姆斯基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性分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11）。

④ 陈学明：《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41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⑤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2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4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方式，并具有了资本拜物教的认识。例如，他说：“为了发展商业起见（如果这能够成为充分理由的话），就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信仰问题”^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主要都是由异端分子经营的”，既然财产不多的穷人“认为他们自己才智过人、理解力较高，在神的事务方面尤其如此”，那么只要允许穷人信仰自由，穷人就会勤勉的，就会把劳动和辛勤看作是对的，因此，发展商业首先的任务是要和居民中的异教徒结合。^②

（2）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反对资本增殖。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作为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把财富、货币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而没有像配第那样把财富理解为能够增殖的一般形式。他甚至反对资本的概念、增殖的概念，增长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财富，就是“造物主在创造大地之后，安排了第一个占有土地的人的时候所给的名称；因此，不是金子或者银子能够称得上财富；因为金银只是在很久以后才被使用，而在原始淳朴社会时期，至少是按照自然规律来说，财富已经存在于世界居民之中了，违反这一规律的阶段，曾是普遍贫困增加的阶段”；因此，“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③ 马克思说，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他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看成是个人劳动借以达到它的目的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④ 介绍布阿吉尔贝尔没有资本的理论，只是想证明资本理论不是从来就有的天然的经济理论。

2. 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时期——混乱的资本范畴^⑤

（1）亚当·斯密（1723—1790）：供未来生产使用的一部分储备与能带来利润的一部分储备。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也是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体系地构架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斯密把财富及其增长问题确定为他的经济理论核心，他的代表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国富论》的第二篇中，斯密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在那里，资本已不单作为一个简单的概念了，而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范畴：资本，既被定义为“供未来生产使用的储备（或储蓄）的一部分”，又被定义为“带来利润的一部分储备”。^⑥ 因此，在斯密经济学的框架中，资本和劳动一样，既被看作促进财富增长的源泉，也被看作促进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既被理解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前提，也被理解为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斯密的资本范畴同他其他理论范畴一样是矛盾二重的，并且这个资本范畴既没有揭示资本的本质，也没有阐释它的特征，还没有延伸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仅如此，其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依据也是错误的，其关于社会总资本价值只分解为各种收入的“斯密教条”更是资本理论庸俗化的祸根；然而，尽管如此，在经济学说史上，斯密把资本范畴独立为经济理论中的单独一章依然开拓了专门研

①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从上下文看，这里的“异端分子”指的是信仰上的“异教徒”。参见《配第经济著作选集》，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③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136～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4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⑤ 范畴比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对某一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而且还包括对其特征和形态的描述，甚至还包括对其外延的归纳。

⑥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2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究资本理论的先河。

(2)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 财富与纯产品、生产性费用、原预付和年预付。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 与斯密处于同一时代, 也研究那个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 即财富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谁生产的、什么地方生产的等。他把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概括为纯产品学说。以这个学说为基础, 他区分了财富增长和财富加算的概念, 并由此衍生出生产性费用及其作用的划分。在这个过程中, 他探索了资本。他认为, 只有农业生产才是促进财富增长即增加“纯产品”的生产, 只有用于纯产品上的费用才是生产性费用; 生产费用可划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 前者相当于固定资本, 后者相当于流动资本; 在此基础上, 他在经济学说史上首次创造性地考察了社会总生产资本的运动, 并用《经济表》把这个运动过程表现出来: “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 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 ——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①虽然魁奈既没有正式提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 也没有意识揭示出资本本质, 但他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把资本从流通流域引入生产领域, 还第一次把生产资本的划分同其职能联系起来, 并第一次用《经济表》描述整个社会生产资本的循环。除此之外, 魁奈的理论还有一个特殊贡献, 那就是他把资本理解为能够维护(封建主义)经济所有权及其生产方式的范畴。^②

3. 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鼎盛时代——错误的资本观点

(1) 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原始人手中的自然物与资本是从利润的储蓄得来的积累劳动。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最高成就者, 但在资本问题上, 他却没有任何超过斯密的观点。他在表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划分依据上甚至这样说: “要看这资本是否很急速地被磨损掉, 是否常常要求再生产, 或者使用得很缓慢——才能决定这资本属于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③他自己也不满意这种肤浅的看法, 所以紧接着说: “这不是本质的分类, 其中无法划出明确的分界线”。^④李嘉图的肤浅, 一方面表现为他没有真正的辩证观点, 因而不能从方法论上把握资本的运动; 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从来没有树立起历史的观点, 因而把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当作天然合理的永恒时代。因此, 在他看来, 资本一方面是“积累的劳动”、“是从利润的储蓄得来的”、是剩余劳动的积累物^⑤, 另一方面则是绝对化的、超历史的遗留物, 是类似于原始人手中的“石器”或“渔叉”的自然物^⑥; 作为一个坚持劳动价值论、热衷于使用科学方法的大经济学家, 李嘉图甚至从未考虑过“资本的本质是什么”。总之, 李嘉图由于过分迷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功绩, 所以陷入了他自己也不愿意陷入的狭隘视野之中。然而, 也可能正因为如此, 李嘉图才把“积累啊, 积累”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惟一使命, 也才特别敏锐地关注利润率下降的事实, 以及从心底里忧虑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命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6卷, 398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② 这是因为, 在重农学派的框架中封建制度取得了资产阶级的姿态, 资产阶级取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③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1卷, 24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④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1卷, 24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⑤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2卷, 27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⑥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1卷, 15~16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 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 购买价格与对活劳动的购买权利。西斯蒙第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 也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 还是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在他看来: “资本是积累起来的能够产生收入的部分”, “在社会组织中具有通过别人的劳动而得到再生产的特性”; “资本和收入之间是有区别的”, 并且这种区别还是“政治经济学中最抽象和最困难的问题”; 然而, 它却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因为“一旦生产不能和收入交换, 生产就会陷于停顿”; 不过“工人所得到的收入只有劳动……可是他们的劳动却变成了主人的资本”。^① 虽然总体来说, 西斯蒙第对资本的看法并不比斯密高明, 但他把劳动等同于收入、把收入等同于劳动的购买价格、并把购买价格等同于资本的特性的观点却是值得关注的。西斯蒙第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第五篇第三章中论述的是“货币和资本的基本区别”; 第四章则明确地指出: “利息是资本的收益, 不是金钱的收益”。这就说明, 他已经意识到: 资本, 既意味着对劳动力商品的购买权, 也意味着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权(使用权); 同时还意味着对劳动力商品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价值增殖结果的支配权、分配权和占有权; 这就说明, 他实际已经感觉到货币资本购买职能中隐含的那种对雇佣者“活劳动”进行支配的权力/权利体系。而这个体系正是理解资本构成要素的切入点。而西斯蒙第和以后评价他理论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4. 古典政治经济学辉煌过后冷静的思考——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定位

(1) 理查德·琼斯(1790—1855):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琼斯是比李嘉图稍晚一点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是李嘉图经济学说的批评者。与李嘉图的经历不同, 琼斯是接受剑桥大学正规哲学和文学教育后才研究经济学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是运用历史方法考察经济问题的早期代表人物。琼斯的主要著作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2)、《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 以及《国民经济教程》(1852)。在这些著作中, 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具有历史主义的观点: 经济活动中从来不存在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相反, 研究它必须考虑历史条件的变更。他用同样观点和方法看待资本, 如同马克思所说: “琼斯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 “很好地论述了, 怎样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化, 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连的国民的社会状况、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 也都在发生变化”。^② 应该说, 作为英国经济学家, 琼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超越了他的前辈。

(2) 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 资本是生产的三种要素之一。萨伊是比李嘉图年龄稍大但去世稍晚一些的法国经济学家。他放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关系的研究道路, 开辟了一条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既定基础, 从现象形态上研究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先河。在萨伊看来, 斯密和李嘉图揭示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等范畴,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 以及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生理机制”的秘密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既然是既定事实, 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就不如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抽象掉, 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替换为一般物质生产, 把雇佣劳动替换为一般劳动, 把地产替换为土地, 把资本替换为生产资料。按照这样

^①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62~67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第3册, 474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